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十四集

第一回 寶炁千重鬼語囑嗽飛黑蜍 仙城萬丈朱霞激靈旦空

前次金蟬，朱文，石生，錢萊，石完，韋蛟等六人，在金仙洞之內，和古仙人遺留的天心環，三才圈，靈蛟簡，得到手內，並爲仙府，添添二。泉奇景，隨照仙示所說，在洞外設壇，用太清仙法，重煉所得諸寶，黎女雲九姑雲翼等，在旁誦法，因女仙俞巒行時，再三叮囑，說所得三寶，關係幻波池之奇甚大，非經重煉，使與寶主人，心靈相合，不能完全發揮他的威力，可是此寶，乃天府奇珍，煉到快收功時，精光寶氣，上燭重霄，雖有仙法禁制，也難遮蔽，一恐異派妖邪發現，定必羣起劫奪，壇上六人，正當緊要關頭，不能分身，必須留意戒備，自己期前趕到，或者無妨，一個不巧回得少晚，非但功敗垂成，還要毀損靈景，九姑姊弟，既感金石諸人救命之恩，加心向正教，意欲立功自見，覺着事難責重，日久留心，眼看功成七八，並無異兆，俞巒也未回來，所說期限已然過去，方覺言之過甚，這日夜間，忽見一尺，二環，三圈，同懸壇上，突然寶光大盛，忙又趕往峽外，飛空一看，寶光已和彩虹也似，照耀天中，下面禁法，竟掩他不住，方自驚疑，先是東海力，暗雲之中，飛來一片紅雲，萬點火星，其急如電，晃眼便自隣近，剛看出是百年曾與恩師黎母門法三日，未分勝負，後

被同道勸和的，南海著名妖仙，翼人尸離，慌不迭便往峽中趕回，欲借禁法，和埋伏的法寶，暫爲抵禦，不料未到峽口，西南西北四方，又傳來兩種異聲，一是唧唧啾啾，鬼語如潮，一是厲聲洪嘯，尖銳刺耳，由極遠處，劃空而至，毫不間斷，三起來勢，全都神速，猛惡已極，聲才入耳，晃眼飛近，耿鯤更是當先飛到，相隔也就百十里路，彈指卽至，知道後來兩起妖人，中有一個，乃澎湖高，海心礁，禁閉多年，近年方始出世的妖孽，惡鬼子仇魄。前年偶往海外訪友，曾見他在一無人荒島之上，殘殺生靈，玄功變化，邪法高強，幸虧老遠發現邪氣，身形已隱，先有戒備，否則，難逃毒爪，就這樣，仍被驚覺，飛身追來，揚手便是大蓬七煞黑膏絲。暴雨一般飛出，天空立被佈滿，盡一點，仍被擒去，休想活命，總算命不該絕，見勢不佳，立用聲東擊西之策，故意放出幻影，朝前飛遁，略現卽隱，人却往相反方逃走，才免於難，後來，妖孽，似因上當激怒，滿空亂放黑膏絲，身子也隨同滿空追逐，直似一片，廣約千百畝的墨雲黑網，罩向海面之上，連天都被遮黑，最近時，追離自己，祇數丈遠，雖是無的放矢，途向不對，未被追上，那動作之快，生平尙是初次見到，端的，這兩妖孽，已是萬分難鬥，那另一個，還不知是何強敵，想必也非尋常，不止心灰皆寒，兩妖進峽口，這三起妖邪，已相繼飛來，九姑心想，惡鬼子仇魄，飛行神速，照例人隨聲到，也許還要趕在耿鯤和另一妖邪的前面，那知仍是耿鯤，和另一妖邪先到，兩下差不多，先是一個身材高大，脅生雙翅，各有丈許來寬，由翅尖上，射出千萬點火星銀雨的怪

人，宛如銀河瀉天，火雨流空，電馳飛來，到了金石峽上空，揚手先是大蓬火雨，挾着風雷之聲，往那寶光湧處射下，意似試探有無埋伏，火星剛一爆炸，下面禁制，立被觸動，千百丈方圓，一片祥霞，突然湧現，耿鯤原因上次，在南海上空，見凌雲師徒，因記峨嵋派舊仇，上前加害，不料弄巧成拙，被申屠宏李雲等，師徒飛來，結果敵人一個未傷，一粒金丹，反被古神鳩，巧計奪去，如非長於玄機，用三根翎毛，化成替身，隱形遁去，命都難保，事後想起，素來強傲，縱橫東南兩，多少有名望的海外散仙，俱都不敢對己輕視，不料自向寶相夫人尋仇，東海一敗，由此走了背運，連遭失利，兩翅上煉作化身的，十八根長翎，竟損失了一半以上，又將數百年苦功煉成的，內丹元珠失去，並還敗於幾個無名後輩之手，如何不恨，越想越難受，立志報復，心想峨嵋派諸長老，和乙凌等強敵，暫時自然無奈他何，即便尋去，也非敵手，殺死幾個峨嵋後輩，總還容易，於是煉了一件法寶，逕來中土，本是相機尋仇，遇上仇人，下，立施毒手，殺得一個是一個，這時，峨嵋諸弟子，各在四處行道，耿鯤邪法甚強，祇有限數人，還能抵擋一陣，多半遇上休想逃命，本是危險已極，總算峨嵋氣運昌隆，耿鯤因自己身具異相，如往人間尋訪，一則費事，再則，引起俗人驚怪，輾轉傳說，反使對方驚覺，心想目力素強，能夠查見千百里外人物，教人空中來往，老遠便能發現，不如在離峨嵋兩千里內，尋一高山，隱形守伺，發現敵踪，便可追截，這樣既可報仇，還免打草驚蛇，主意打定，剛擇好了隱伏之處，待祇半日，忽見寶氣上升，映照天心，先祇當是

埋藏土中的，至寶奇珍，趕到當地，仔細一看，下面雖是林莽縱橫，寶光起處那一片，却是空的，情知有異，立發妖火試探，果將禁法觸動，才知下面，有人煉寶，所用禁制，正是峨嵋仙法，不由又急又怒，知道禁制神妙，暫時攻他不破，又不知敵人深淺，連敗之餘，祇管切齒痛恨，怒發如狂，驚弓之鳥，終有戒心，剛剛飛身而起，意欲發火攻打，查看明了虛實，再以全力猛攻，忽聽異聲隣近，想起來時，曾見西南西北兩方，遙空中，各有黑影異聲飛來，勢甚迅速，想必也是對方仇敵，發現寶元，來此劫奪，同仇原好，不過這類妖邪，比自己還要凶狠心貪，莫被檢了現成，坐收漁人之利，看敵人禁法，如此神妙，必非弱者，何不暫緩一步，容他先行發難，相機下手，報仇之外，法寶也要到手，才合心意，念頭才動，那由西北方來的，大片綠雲，已擁着好些惡鬼頭的影子，都是白骨猙獰，奇形怪狀，面如死灰，利齒森列，一雙豆大凶睛，碧光閃閃，一路浮沈翻滾，鋪天蓋地而來，身後一個身材高瘦，貌相猙獰，裸臂赤足，手持一個上畫人頭白骨錘的妖人，也自飛近，想是看出下有禁網，一到，把手一掀，那千百個鬼頭，便隨着大片綠雲，展佈開來，將整座金石峽，一齊籠罩在內，立時異聲大作，如泣如訴，鬼語如潮，哭嘯起來，鬼聲淒厲，令人聞之，心神皆悸，這時，整座金石峽，又有祥霞籠罩，上面再鋪着大片綠雲，中雜無數惡鬼頭，時上時下，浮沈往來，其上層，又有一個，脅生雙翅的怪人，帶着大片銀光火星，凌空飛翔，上下相映，頓成奇觀，耿鯤認出那妖人，乃是昔年，在東海居羅島，神尼心如手下，慘敗漏網的，天惡真人談嘻，此

時自己也曾在場，因見佛法利害，知難而退，不會動手，但是主持約去與心如鬥法的，九烈神君，曾爲此人引見，有過一面之緣。本來相識，多年未見，不料在此相遇，彼此同仇，又是熟人，不特視若無睹，並且一到，便施殺手，來勢猛急，如非飛升得快，差一點，沒被妖雲裹住，固然無害，情形可惡，尤其那惡鬼呼魂的法，似連自己，也算在其內，毫不留情，有的還在哭喊自己姓名，這類邪法，最爲陰毒，全由行法人，心靈主持，問道在場，並非不能避免，照此形勢，分明又貪又狠，目中無人，雖未公然爲敵，竟想冷不防，陰謀暗算，就便連自己元神，也攝了去，如非擅長玄功，又是內行，心神微一搖動，便即鎮定，幾遭暗算，耿鯤本來性如烈火，見對方這等凶橫，毫無情面，立被激怒，剛怒喝得一聲，談道友，認得我麼，談嘻陰測測猶笑了一聲，更不發話，把手一指，立有數十百個惡鬼頭，各帶着一股綠氣，一窩蜂由下面飛起，哭喊着耿鯤來呀的鬼嘯，飛湧上來，耿鯤見對方，一言未答，竟施毒手，不由怒火上撞，怒嘯一聲，身形一晃，真身立隱，同時，用一根長翎，化成一個替身迎上前去，與惡鬼頭，鬥在一起，本身一面施展隨身法寶，一面朝談嘻隱形撲去，耿鯤煉就獨鬥玄功，擅長隱形飛遁，長翎化身，照樣能顯神通，發出大片火星銀雨，閃變神速，敵人決難看出，談嘻原因居羅島一敗，逃回陰山妖窟以後，因所轄三尸元神，被心如神尼，與屠龍師太師徒二人，連斬其二，始而心胆皆寒，連隱藏了一個多甲子，不敢出頭，後將妖書，陰魂祕錄煉成，自恃邪法，重又驕狂起來，這次，本是想尋屠龍師太報仇，又恐不敵，欲尋妖尸

谷晨商計，與之合謀，由老遠天空，發現寶光來此，一見耿鯤，已然先到，想起以前，同受九烈神君夫婦之託，往尋神尼心如門法，約定同時下手，不料自己心粗性急，先行動手，結果九烈夫婦與自己，同遭慘敗，惟獨耿鯤狡猾，不戰而退，比時，他祇上前助戰，自己三尸元神，決不會被佛家降魔慧光罩住，葬送其二，懷恨多年，早想遇機報復，祇爲對方，也非弱者，惟恐弄巧成拙，未敢冒失，新近剛把惡鬼呼魂大法煉成，恰在這裏相遇，想起前恨，分外眼紅，祇爲多年未見，深淺難知，意欲暗中下手一試，成功更好，不成，再相機行事，以免冒失，在妖人自己，還覺忍讓，誰知近年，正邪各派，都是人才輩出，尤其許多後起之秀，不是好惹，便耿鯤多年未見，法力也自增高，初次出山，還不知道輕重利害，耿鯤隱遁變化時，竟未發現，見由下面分出來的，百個鬼頭，湧上前去，耿鯤已在數十丈碧雲邪氣，包圍之中，周身火星亂爆，飛射如雨，竟似不能衝出重圍，但是惡鬼呼魂，連聲哭嘯，心神又似未受搖動，心方奇怪，元神忽生警兆，未暇尋思，綠雲中的千百個惡鬼頭，忽然同聲慘號，滿空火星銀雨飛射中，全數炸成粉碎，原來耿鯤身上翎毛，根根俱有妙用，立意要給對頭一個利害，先把身一抖，那鳥毛立似暴雨一般，朝衆惡鬼飛去，乘其張口哭喊之際，投入口內，然後施法，化爲火星爆發，這些都是兩翅羽毛煉成，比針還細，又經行法掩蔽，鬼頭均是凶頭煉成，全仗邪法主持，如何得知，妖人注視仇敵假身，再一分神，稍爲疏忽，那經過數十年苦煉而成的，妖雲惡鬼，立被炸成粉碎，當時心神大震，元氣也受好些損耗，方自激怒，猛又

瞥見，空中鬼頭，同樣消滅，敵人不見，却化着一道，三丈來長，亮若銀電的火光，對面射將過來，正忙行法抵禦間，忽然腦後風生，耳聽頭上，有人大喝，無知妖孽，教你知我耿鯤利害，同時，眼前一亮，耿鯤兩翅橫張，腳上頭下，翅尖上火光，如雨，密如飛蝗，已自凌空下擊，離頭不遠，全身業被兩翅風力裹住，火星也打到了身上，如非應變尚快，邪法一破，便知不妙，先飛起一片綠雲，將身護住，早已不保，就這樣，仍是受傷不輕，附身邪氣，差一點沒被震散，不由大驚，一聲怒吼，化着一道暗綠光華，破空便逃，耿鯤性烈心凶，又知對頭，邪法頗高，此舉驟出不意，方得將機就計，破了邪法，如不就此除去，將來又是強敵後患，率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猛追上去，談笑因對頭，追迫太緊，空有一身邪法，竟無所施，正自心慌忙亂，猛聽一聲厲嘯，由斜刺裏，飛來一片黑光，將二人隔斷，同時，上空也是黑色光網佈滿，天幕一般，飛壓下來，二妖人看出那是千萬年前，海底陰煞之氣積煉的，七煞黑管絲，知道利害，又被來人，制了先機，急切間，無法與抗，祇得隨同飛墮，想往橫裏飛去，避開來勢，再與對敵，誰知來人，準備嚴密，未容旁遁，滿空黑管絲，已朝四邊飛降，其勢比電還快，這一來，連人帶金石峽一帶，全被罩住，宛如一面奇大無比的密網，反兜過來，將當地罩住，二妖人驚急之下，正自戒備，怪聲已自空飛墮，落下一個形如鬼怪的妖人，定睛一看，來人，高祇四尺，瘦骨嶙峋，其形如猴，通身漆黑，被一片薄如蟬翼的黑色妖光，緊裹身上，好似未穿衣服，一到便止住二妖人，磨着一張闊口笑道，敵人一個未見，自家人打些

什麼，休看裏面，雖是幾個無名後輩，他們人多勢衆，又有傳音告急之寶，和一些老鬼相助，事貴神速，一個不巧，偷雞不着蝕把米，豈不冤枉，並非小看你們，連我仇魄，一起算上，祇要把那幾個老鬼招來，就算能敵，得手也是萬難，適見心形寶光，不知是否昔年枯竹老鬼，曾經用過的天心環，此寶於我，大有用處，特地趕來，如肯聽勸，便請旁觀，由我一人下手，得到以後，我祇要這兩件心形法寶，下餘四件，由你二人平分，豈不是好，你們真要火併，便請一旁鬥去，免誤我事，還教敵人笑話，說時，早把手一揚，那下垂至地的妖網，立時兩邊向上張起，意似好心相勸，並無敵意，談嘻雖然恨毒耿鯤，一則，上來慘敗，覺出敵人功力，較前更深，雖然受傷失寶，由於疏忽，便是明敵，恐也難佔上風，本就有些胆怯，再聽後來妖人，竟是前被極樂真人，禁閉在澎湖島，海心礁，二百多年的，惡鬼子仇魄，越發心驚，知道此人，有名的笑面虎，素來一意孤行，遇事專斷，開頭總是一張笑臉，稍有違忤，立遭毒手，端的凶橫已極，邪法又高，生平祇敗在長眉真人，與極樂真人手下兩次，誰也不是他的對手，再聽所說，也頗有理，方才開口應諾，耿鯤性如烈火，寧折不彎，又仗恃煉就玄功化身，素不向人低頭，先見來人，這等強橫，已自不快，祇爲仇魄，來勢神速，動作如電，到時發現二妖人火併，立將聲形隱去，暗作旁觀，本意想得那天心環，先恐二人作梗，欲收漁人之利，後見二妖人，邪法差不多高，看出峽中寶光隱現，人却未出，料有防備，又恐雙方相持，夜長夢多，突然出頭攔勸，耿鯤驟出不意，身在妖網籠罩之下，急切間，難於還

攻，化身長翎，所餘無多，不捨輕用，強忍怒火，一面戒備，一面靜聽，相機應付，及聽對方，雖似不存敵意，但那言動神情，十分狂傲，本要發作，繼一想，久聞此人，反臉無情，最是利害，但敵人設有太清仙法禁制，不是邪法所能即時攻破，祇自己所煉純陰之火，或者有效，樂得坐山觀虎鬥，看他口出大言，到底有何法力，但又不甘就此示怯，冷笑一聲，答道，道友解圍，雖是好意，我也頗願領受，無如我生平不願無功受祿，還有談嘻老賊，以前也曾有過一面之交，適才無故欺人，你也想必看見，既以取寶復仇爲重，容他暫活些時無妨，但我平生，不願借助朋友，好在敵人，縮頭未出，虛實難知，萬一人多，你一人兼顧，也較費事，最好同時下手，成功之後，所得法寶，如何分配，悉隨尊意，我祇取那幾個仇敵性命如何，仇魄見耿鯤說話，本瞪着一雙凶睛，在旁靜聽，見對方詞色高亢，也似要將發作，及聽到末兩句，方始又現笑容，回顧談嘻，笑問你意如何，談嘻先前本想就便恭維幾句，不料耿鯤，已先開口，當着對頭，自不便話說太軟，忙笑答道，道友美意勸解，自應遵命，我與這廝，仇怨已深，事完，我再尋他，天心環應爲道友所有，不必說了，下餘法寶，道友既不願要，我和這廝，各憑法力，誰取得，便算誰的好了，話未說完，仇魄已似不耐，冷笑道，你兩個都要動手麼，既不願享現成，請各自便，各行其是也好，如再火併，却休怪我不講情面，說罷，人影一晃，連滿空妖網，一齊失蹤，耿鯤天生神目，竟未看出去向，才知對方，果然名不虛傳，看這情勢，也許另有通行之法，或用地遁入內，固然此行志在報仇，那幾件法寶，

也頗重要，如被捷足先登，豈不可惜，還要丟人，不禁又驚又急，也不再理談嘻，大喝峨嵋鼠輩，速出納命，連喊兩聲，無人答應，重又飛起，兩翼一振，翅尖上火雨銀星，立似暴雨一般，朝對面彩光層中射去，談嘻看出耿鯤施展全力，向前猛攻，惡鬼呼魂之法，又爲所破，不會用上，所仗祇有兩件法寶，惟恐落後，也由囊中，取出一件上畫鬼頭，大約尺許的鐵盾，將手一晃，鬼頭七竅中，便射出七股綠光，噴泉火花一般，由側猛衝，二人一左一右，各自施爲，那五彩祥霞，將金石峽，籠罩了一個風雨不透，二妖人連攻打了一日，仇魄始終未見，也不知攻入沒有，內中耿鯤，更是情急，見火星打到祥霞之上，紛紛爆炸，枉自激射起千層霞影，電瀉星飛，一毫也攻不進，打了多時，仍是原樣未動，一時性急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拚捨一根救命長翎，左翼一抖，立有一道紅光，朱虹電射，朝對面祥霞中衝去，到了祥霞外層，突然爆炸，驚天動地，一聲大震，祥霞果被衝散一洞，眼看光雲飛湧，快要合攏，耿鯤更不怠慢，將身一閃，通身齊發烈火，銀芒四射，電一般急，跟蹤往裏衝去，這一來，果然衝進重圍，到了峽內，落地一看，身外祥霞，已然合攏，面前人影，一閃即隱，耳聽仇魄，哈哈笑道，你果然還有一點門道，等將法寶取得，決不令你空手回去，聽到末句，聲音似已入地，才知仇魄，竟是隱藏身後，等自己衝破外層堅陣，立即跟蹤飛入，自己毀了一根珍如性命的長翎，却被對方，檢了現成，再想起先聽狂言，如何不怒，怒吼得一聲，想要喝問，隨聽仇魄笑道，你休以爲我取巧，實則我破敵人禁制較難，惟恐曠日持久，雖略沾光，你

們也有益處，省力不少，我一到裏面，便能將他頭屑禁制破去，免得又生變化，不信你看，此事你我祇算扯直，敵人埋伏，並不止這一關，有什麼法力，你們各自施爲便了，說時，一片黑光，突然向上飛起，祇聽波的一聲大震，那籠罩峽上的祥霞，立被震破，一閃不見，黑光也自隱去，仇魄語聲，時遠時近，時上時下，急切間，不知何意，祇得忍氣，朝前一看，當地正是峽中玉牌坊前面的，大片平地，敵人法壇，設在前面，大祇三丈，被一幢金光，似一口大鐘，將壇罩住，前面不遠，是一玉石牌坊，下面立着昔年在黎母山見過的，雲九姑姊弟，面上神情，似頗緊張，周身均有青光防護，也不過來對敵，料知坊下，必有埋伏，正待發話前進，忽見談嘻，手持妖盾，自空飛墮，本朝法壇撲去，盾上七道綠光，剛射向下面，九姑忽把手一揚，立有一片紅光，火龍也似飛起，將談嘻敵住，耿鯤見雲翼，手挽靈訣，目注自己，又看出那紅光，十分強烈，情知壇上敵人，此時還不出門，祇憑九姑姊弟抵禦，必是功候將要完成，不能鬆懈，太清禁網，又祇破去一層，護壇金光，更難攻破，所設埋伏，必非尋常，既恐敵人煉到火候，一齊出敵，所煉法寶，已與心靈相合，無法奪取，又防仇魄，詭計多端，乘虛下手，暗中將寶奪去，怒吼一聲，又發出大量火雨銀星，朝前猛衝，剛到牌坊前面，忽又飛起一片紅霞，內中一柄劍刀形白光，射出萬道毫光，飛舞而來，擋在前面，休想衝過，正門之間，側顧談嘻，一面用妖盾，敵住紅光，一面揚手發出一團團的綠光，出手便即爆炸，紅光立被盪開了些，談嘻越發得意，便將綠光，連珠發出，霹靂之聲，震得天地動，

知是所煉陰雷，眼前同道中，軒轅法王，九烈神君而外，祇他陰雷利害，眼看紅光連受激盪，似已不支，敵人面帶驚惶之色，自己爲敵人寶光神劍所阻，急切間，竟難前進，相形之下，自覺難堪，厲聲喝道，無知賤婢狗道，你師父尙且不行，如何螳臂擋車，快快降服，放我過去，取那峨嵋小輩狗命，還可饒你不死，否則，我一伸手，你們全成粉碎，悔之無及了，隨說，張口一噴，立有三團，形如連環的銀色火球，亮晶晶懸向牌坊前面，不住流轉閃動，九姑先見一下來了三個強敵，本就驚惶，後見太清禁制神妙，到第二日，尙無一人攻進，心方略定，不料敵人已破禁而入，援兵不到，起初原定事到急時，便由錢萊，持了金石諸人的，幾件至寶出敵，這樣還好一些，誰知金石諸人，若無其事，同在最後一層，禁光防護之下，一心煉寶，連法寶飛劍，均未放起，這等利害強敵，憑自己姊弟，和俞樾所留的，兩件法寶，禁法埋伏，決非敵手，不知壇上金石諸人，已早有人指教，所煉法寶，關係太重，非得煉完，不能鬆懈，法壇之下，又經事前，暗設禁制，加上石完獨門仙法防禦，壇底四外，均被靈石仙劍護住，多高法力的妖人，也難侵入，九姑姊弟，不知細底，如何不急，正自愁慮，紅光曾被談噶陰雷衝盪，相形見絀，耿鯤又噴出三團連環銀光，知道此寶，乃耿鯤用數百年苦功，聚斂月魄寒精煉成，昔年與恩師黎母鬥法，曾經見過，剛一出現，便被人勸住，不曾發揮威力，嗣後聽說，此寶威力，大得驚人，一經爆炸，方圓數百里內，山崩地陷，奇冷無比，所有生物，全數毀滅，不震成粉碎，也都凍成堅冰，休想活命，不過，耿鯤性雖凶橫，對於人

類，不侵犯他，還不肯輕於殺害，此寶又是發易收難，用後必有損耗，元氣也連帶受傷，爲防氣性暴烈，一向深藏海底巢穴之內，輕易不帶出來，彼時功力尚淺，發時光大如杯，已有那麼利害，何況現在，加大了好幾倍，並由口中噴出，足見功候完成，收發由心，照着昔年所聞，即便金石諸人，能耐奇冷，自己決不能當，這好一片仙山靈境，也必化爲死域，不由心驚胆寒，祇得硬着頭皮，強笑答道，耿道友，我和你九天寒魄珠的利害，但是此寶一發，要傷無數生靈，這裏諸位道友，與你無仇無怨，何苦造此大孽，徒傷生靈，於事無補，你還討不了好去，耿鯤大怒，喝道，賤婢你敢出言頂撞，峨嵋師徒老少，皆我仇敵，祇肯獻出法寶，跪下納命，聽我處死，還可保得元神，去轉輪迴，免傷這八百里內的生靈，二人說時，耳聽空中，有兩人說道，大哥，你看這扁毛畜生，和那妖孽多狂，不給他個利害，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先把他們噴這三個水泡收去，你去殺那妖孽如何，九姑方想，此是何人，聲如嬰兒，說出這等大話，猛瞥見陰雷連聲爆炸之下，紅光已擋他不住，談嘻正持妖盾開路，朝牌坊下衝來，祇把第二道禁網衝破，便被深入法壇之下，豈不又多一層危險，心正作忙，同時，耿鯤也聞得陰雷爆炸聲中，空中有兩個幼童對答，語聲雖細，聽去十分清悉，並還離頭不遠，心雖忿怒，因見談嘻，已快衝破敵人禁網，不暇兼顧，一時驕敵，妄想把話說完，便發寶珠，連敵人帶談嘻，一齊炸成粉碎，末一句話，剛聽完，猛瞥見一片銀光，擁着一個，形如初生嬰孩，小人突然出現，那小人高還不到二尺，生得身白如玉，頭挽抓髻，短髮斜披，穿着一身粉

紅色的，短衣短褲，赤足芒鞋，兩肩後，各插着一枝金光閃閃的寶劍，長才八九寸，貌相甚是英悍，身材雖似初生數月的嬰童，但是神情老練，動作如電，剛出現，才瞥見得一眼，一片淡薄得幾非目力所能分辨的水烟，已自隨同飛起，一下便將空中三團寒光網住，刺空飛去，一閃不見，不由大驚，急急交加之下，同時，又瞥見數十百丈一道金霞，連同一道形如火龍的紅光，後面有一粉面朱唇，與前見嬰童差不多的，道裝小人，隨同自空飛墮，耳聽談嘻，慘叫了一聲，百忙中，也未看清，心痛至寶，不暇旁顧，立即展翅追去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剛一飛起，就這轉身一瞥之間，兩口金劍，忽由小人去路，迎面飛來，看去長才七八寸，與尋常劍光，大不相同，直似兩口小劍，對面射來，但是劍鋒，精光奇亮，來勢又快，突然出現，一任精通玄功變化，驟不及防，連轉念功夫都不容，敵人更似深知自己來歷虛實，雙劍竟朝兩翼，左右分射，正是翹根，與肉身相接之處，乍見不知利害，全身又有火光環繞，微一疏忽，劍已由千重火星銀雨中穿進，猛覺奇熱如焚，知道不妙，慌不迭，再用玄功變化飛遁，已自無及，總算功力尚高，飛遁得快，未將兩翅，齊根斬斷，內中一劍，已穿翅而過，另一劍，又將長翎斬斷了三根，差一點，便非全數斬斷不可，劍鋒過處，當時全身發熱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暗忖是何仙劍，如此利害，方運真氣抵禦，金劍已自撤回，小人又在前面空中現身，拍手笑罵，你這扁毛畜生，我師父那年北海，容你漏網，不做縮頭烏龜，又來人前現眼，今日可知利害，耿鯤性最暴烈，見那小人，既非精怪修成，又不是什道家元嬰，枉自修道多年

，竟看不出他的來路，生平不曾受過這等重傷，又是偶然疏忽，致遭暗算，不由怒急心昏，更不尋思，咬牙切齒，強耐傷痛，二次飛身追去，那小人似知飛遁沒有他快，話一說完，身形又隱，耿鯤忙照去路急追，一面由兩翅尖上，發出大量火星，欲將當地高空佈滿，敵人隱遁多妙，祇一挨近，立時警覺，便用玄功變化，身外化身，隱形追上，冷不防，猛下毒手，報仇雪恨，正自尋思，金劍忽由斜刺裏飛來，如非預有戒心，差一點又受傷不輕，等往旁追，人劍同隱，晃眼又在前面出現，妙在是越來越高，老在火星層上，空洒了一天的火雨銀星，竟是無奈他何，似這樣，時左時右，隱現無常，逗得耿鯤，怒發如狂，又看出小人，除却隱遁神妙，詭詐非常而外，似無他長，金劍雖頗利害，祇要事前防備，也難再傷自己，如能追上，立可報仇，便不顧命一般，朝前追去，越追越急，不由追出老遠，這且不提，另一面，九姑原因耿鯤利害，一面指揮紅光，去敵談嘻，一面回頭答話，不料微一疏神。紅光竟被盪開，不由大驚，方想抵禦，數十百丈金霞，連同一道火龍，已自空中，突然飛射而下，妖人驟不及防，先吃金霞罩住，欲逃無及，火龍也自飛到，環身一繞，立時烟消火散，連人帶陰雷，一起滅亡，緊跟着，飛下一個，羽衣星冠，赤足芒鞋，背插尺許長的單劍，生得粉裝玉琢，形似童嬰的道裝小人，九姑素來謙和，祇當前輩仙人元嬰，神遊相助，忙同雲翼下拜時，幼童連忙避開，笑道，貧道李健，二位道友，不必多禮，還有強敵未除呢，隨說，揚手又飛起一團銀光，出時甚快，晃眼加大，到了空中，宛如一輪初生明月，約有丈許方圓，懸向空際，徐徐

轉動，光並不強，但是銀霞激灑，寒輝四射，照得山石林木，全變成了銀色，緊跟着，光中現出一條黑影，正是妖人惡鬼子仇魄，看光中所現境象，似由地底，剛剛衝出，想要逃遁神氣，九姑知道妖孽利害，性又凶狡剛愎，如被逃走，從此多事，永無寧日，又始終認定來這兩個小人，是天仙一流人物，忙喝李道長，留意妖孽逃走，李健原奉極樂真人之命而來，知道仇魄，擅長玄功變化，動作如電，那幢銀光，便是專破隱形至寶，仇魄也是惡貫滿盈，恃強太甚，先想由地底，穿入法台，冷不防，奪了天心環，就便能傷敵人更好，否則，便由地底，遁回山去，不料法台四圍底層，均有防備，仇魄發現墨綠光華阻路，不能再進，剛看出是石仙王關臨的獨門靈石劍炁，防禦地遁，最有妙用，急切間，決難衝過，正想運用邪法，勉爲其難，祇要稍現空隙，立可侵入，忽聽上面，太乙神雷，連聲大震，昔年吃過極樂真人大虧，最怕的就是此人，和屠龍師太，嫖母師徒等四人，一聽雷聲相似，驚弓之鳥，未免疑慮，反正法壇，難於攻進，便即出土窺探，剛到上面，瞥見一個，形如嬰兒的小道人，不禁嚇了一跳，這時，仇魄隱形邪法，雖被銀光照破，還不自知，逃走原來得及，無如性太凶暴，明見耿鯤，受傷追敵，不見回轉，談嘻連元神，也未保住，形勢不妙，因看出新來敵人，不是極樂真人，想起那天心環，關係太大，本來不捨就走，再聽九姑一喊，罵他妖孽，立時急怒，自恃邪法高強，心想猛下毒手，將九姑先擒了去，剛怒喝得一聲，賤婢納命，李健一見妖人隱形法已破，忙把手中寶鏡一揚，百丈金霞，首先帶着連珠霹靂，朝前射去，仇魄一則出土稍遲，